

君子之花·用心良苦

張大千與毛澤東

● 李永翹（大陸作家）

贈畫毛澤東的緣由

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，荷花，一直是被譽作「花之君子」，亦稱為「君子之花」。

因而自古以來，歷代喜愛頌荷、贊荷、寫荷、畫荷的文人，畫家們層出不窮，不計其數。他們是把荷花，視為美麗、純潔、高尚、正直的化身，當作了光明磊落、無私無畏、不屈不撓和超塵脫俗的代表。

現代的中國國畫大師張大千，就正是這樣的一位極其喜荷、並愛畫荷的藝術巨匠。他一生中所畫過的荷花圖，真不知凡幾，實難統計。這也從而使得荷圖，成了他繪畫藝術中之「一絕」。早在三十年代初，當徐悲鴻挾中國近現代名家書畫作品往歐洲各國展出之時，張大千的「清麗雅逸之筆」，就「實令歐人神往」，其國畫《金荷》被巴黎博物館高價購藏，「為吾國現代繪畫生色」（徐悲鴻語）。

貴，最為難得，也最有紀念性的價值和意義。這件作品，便是張大千於一九四九年的農曆二月在香港繪製的敬贈給毛澤東的《荷花圖》。

張大千在一生中，個性倜儻、慷慨豪爽、交遊廣衆。他雖然常常主動地大量贈畫給其友朋，尤其是那些經濟困難的窮朋友，但他卻甚少送畫給達官貴人，而要他主動地向國家的首腦級人物贈畫，那更是絕無僅有。

可這一次，素來只知道「執迷於藝術，忘情於丹青」的張大千，以前同共產黨人可說是毫無接觸與往來，他怎麼竟會突然贈畫給與他是素昧平生的中共領袖毛澤東的呢？

保全文化心生敬意

原來，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：

早在一九四五年八月，中國人民艱苦不勝數的荷花圖中，有一幅作品，卻最為珍

卓絕的八年抗戰剛剛取得了偉大勝利，內戰的硝煙便又升起。為了爭取和平，停止內戰，毛澤東不懼危險，親率中共代表團從延安飛赴重慶談判。當時的街談巷議和報刊所載

，吳鏡汀……等人和他的許多學生們，以及

時過四年之後，形勢起了巨大的變化。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，中共宣布北平（今北京）和平轉變。當時正寓居在香港舉行畫展的張大千聞知此消息後，至感欣慰。他曾在北京居住過多年，並曾想將家安在北京，他對這座浸透了中國文化血脈的千年古都，是充滿了深深的感情和依戀。如今，他心愛的北平古城能幸免於戰爭炮火的劫難，他在北平的衆多老朋友如徐悲鴻、齊白石、張伯駒、于非闇、葉淺予、李苦禪、王雪濤



①中共北京張大千畫展一角。
②1983年6月北京中共舉辦張大千畫展，許德珩（中）、朱學範（左）前往參觀時留影。



廣大的居民，都能夠避免戰火的荼毒，確保生命財產的安全無虞，這又怎能不叫平生重藝術重感情與重友情的張大千，感到興奮和寬慰呢！特別是當他後來聽說，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，爲了保護北平衆多的古建築、古文物的安全無恙，和爲了保護北平廣大的市民的生命財產之安全，曾給攻城的部隊下了「命令」，設置了許多炮火的「禁區」，並堅決命令要務必做到「萬無一失」。而這一切，不僅使張大千更加感動，而且感激。他覺得，這是爲保全中華文化，立了一大功！是爲保存中國國寶，立了一大功！更是爲保護北平居民，立了一大功！於是，對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的尊敬之情，不禁在張大千心中油然而生。

欣然首肯畫贈荷花

因而不久，與張大千及其兄張善子都私交甚篤的何香凝女士，來香港九龍亞皆老街張大千下榻處拜訪，並請他是否能給毛澤東畫張圖的時候，張大千當即欣然首肯。經過考慮，他馬上展紙揮毫，畫成了這幅贈毛澤東的《荷花圖》。

這幅畫，係紙本，立軸，高一三三厘米，寬六十五厘米，爲水墨繪成。圖中近景是一濃一淡的巨形荷葉二片，大刀闊斧，志氣磅礴，其勢有如劈山斬浪，雲湧天驚。圖之中景是數朵白蓮，在激風中仍昂然屹立，並

景，令人覺得生機盎然，暗香徐徐。圖之遠景，有隱約點染的茂荷叢叢，再配上感開的一行恭恭敬敬的題款：「潤之先生法家雅正。己丑二月，大千張爰。」顯示了作者對受贈方的高度敬意。

站在這幅畫前，只覺得氣勢磅礴，豪邁雄偉，風流瀟洒，英姿勃勃。無論是荷葉、荷花、荷梗、水草，俱都是畫得那樣的一絲不苟，神形兼備，卻又都是那樣的浪漫洒脫，生氣十足，翩翩起舞，剛柔相濟。這幅畫不僅把荷花的「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漣而不妖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遠益清，亭亭淨植，可遠觀而不可亵玩焉」的高潔品質與生動形象已盡情寫出，而且還把荷花的不懼風雨，不畏強暴，經狂飆仍挺立，迎暴雨仍含笑的大無畏鬪爭精神和堅韌頑強的英雄氣概，更是給抒發得淋漓盡致，刻畫得維妙維肖！

極爲震撼人心之作

在技法上，從此圖畫面還可以看出，張大千在繪製此畫時的創作態度是十分嚴肅，表現了他對於毛澤東的景仰敬重。全畫的構圖飽滿而又疏密有度，畫面的濃淡分明而又統一和諧，內容的層次豐富而又意境深邃，經營布局的虛實襯托而又恰到好處。其之用筆，無論是粗、細、曲、直、輕、重、剛、

柔，俱是功力深厚，雄渾豪放，縱橫奔流，圓潤凝重，脈絡盡顯，意到筆到，有質有韻，黑、白、凸、凹，亦皆是汪洋恣肆，潑寫洒脫，蒼翠秀潤，水墨交融，光彩煥發，渲染得當。因之使得此畫，移山走海，磅礴雄健，風骨峻峭，高華勁道，氣魄豪偉，浪漫飄逸，清新活潑，端的是一幅極爲精妙和極爲震撼人心之佳作。

就在這幅畫完成之後，張大千即將此畫交付給了何香凝女士。不久，何香凝離香港秘密北上，專程去北平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大會。她到達北平後，即代張大千將此畫轉贈給了毛澤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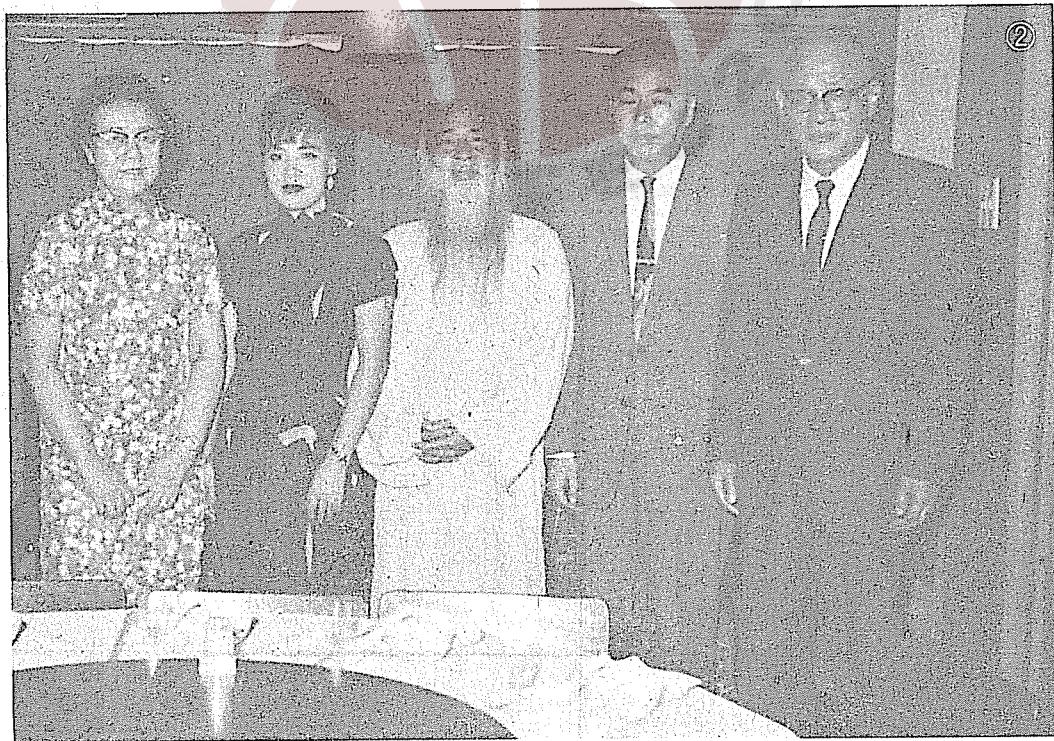
當時，毛澤東收到張大千贈的這幅《荷花圖》後，很是高興，曾托何香凝向張大千致謝意和問候。據說，毛澤東似很欣賞這張《荷花圖》，曾將之掛在書房裡面，經常品覽。

後來，由於種種原因所致，毛澤東雖沒有再經常掛出張大千的《荷花圖》，但將這幅畫卻一直收藏在他自己的住地。直到毛澤東逝世之後，此圖現仍藏於北京中南海的毛澤東故居。八十年代，此圖作爲一件極其珍貴的藝術紀念品，曾被收錄入由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《故居藏書畫家贈品集》中。現在，在北京中



①本誌發行人王成聖教授與張大千晤談，張大千之後爲張羣。

②右起張兆、王成聖、張大千及夫人、皮以書。



南海的毛澤東故居自對外開放之後，去該處遊覽，瞻仰的遊人，若是有幸，也可能親眼目睹到張大千送給毛澤東的這幅《荷花圖》的真跡風彩。

以荷花自比和期許

看到這裡，或許有人會問，在中國畫坊上，張大千曾被稱作是「十項全能」，「中國畫十三科」，他科科無不精到，即他技藝非常全面，是畫家中的「多面手」，且尤以繪山水、人物、花鳥、走獸等最為擅長，那麼，究竟是什麼原因，促使他選擇了畫一幅荷花圖去贈給毛澤東的呢？

自然，仔細分析起來，這主要是與下面的幾種因素有關：

第一，在中國文人的傳統心目中，荷花一直是被喻作「君子之花」，「聖潔之花」，以此贈人，再好不過。

第二，張大千信仰佛教，自稱「大居士」而在佛教中，荷花更是被尊奉稱為「佛花」、「寶相花」、「吉祥花」、「淨土花」等等，佛經並謂「蓮華中藏有世界」，「佛以蓮華喻妙法」。張大千作為一名在家的佛門弟子，以佛門中最莊嚴、最珍貴、最尊崇、也最有代表性的「香花」——荷花來贈繪禮儀和最大之敬意。

第三，畫荷本是張大千的拿手好畫，被畫壇譽為是他的「畫中一絕」和「看家本領之一」並被朋友們稱作是「古今畫荷的登峰極品」。

因此，要繪畫送人，且受贈者是大名鼎鼎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，那自然得拿出自己最得意的技藝，選擇自己最熟悉的題材，使出自己最擅長的本領。而這種做法，也幾乎可說是古今中外的藝術家們中所常見之通

例。於是，主要是基於以上這三點的匯合，遂促使張大千選擇了畫荷花。不僅如此，張大千還曾講過：「中國畫最講究精神寄托之所在。譬如說，中國的歷代畫家最愛畫梅、蘭、竹、菊四君子畫，就有人認為是一種僵化的心態，其實不然，這就正是中國畫的精神所在。畫家如果畫梅、菊贈人，一方面是自比梅、菊之『傲霜的風骨』和『孤標的氣節』，另一方面也是將對方擬予了同等的境界，因為張大千對毛澤東另有一些認知和觀感，這是期許自己，更是敬重對方！也期許對方，可謂用心良苦。中國畫的這種講『寄托』的精神，實在是很可貴的傳統，也是有別於西方繪畫的最大特色。

由上面我們更不難看出，張大千之所以繪的是荷花畫贈毛澤東，這正是他一方面以荷花來「自比」和「期許」，另一方面也是「將對方擬予了同等的境界」，表明了他對於毛澤東的極大尊敬與敬重。

時光荏苒，現在距張大千創作這幅畫的時間，已經過去了四十多年，毛澤東與張大千，他們也已經先後作古。但是，張大千贈毛澤東的這幅《荷花圖》，卻依舊完好如初，光彩照人。

這幅畫，不僅記載下了張大千精湛的藝術造詣和成就，記載下了他對於毛澤東的景仰與尊敬和期許，也記載下了永久難忘的一段歷史。



一九四九年張大千在香港繪贈毛澤東的「荷花圖」。